



卷二十五

書名 醒世恆言四十卷
 清衍慶堂刊本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二十五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0
 編號 D8622200

第一卷

向縣令競義婚孤女

風水人間不可無

時人不解蒼天意

也須陰陽兩相扶

枉使身心着意圖

話說近代浙江衢州府有一人姓王名奉哥哥姓王名春弟只各生一女王春的女兒名喚瓊英王奉的叫做瓊真瓊真許配本郡一個富家潘百萬之子潘華瓊真許配本郡窮窮之子蕭雅都是自小聘定的瓊英方年十歲母親父親繼歿那王春臨終之時將女兒瓊英托與其弟道我並無子嗣只有此女你把做嫡女看成待其好嫁去潘家你嫂嫂所遺房奩衣飾之類盡數與潘家原聘財禮置下庄田就把與他做脂粉之費莫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2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醒世恆言四十卷 清衍慶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娥輟床頭小版為棺斂粗備儀衛葬於吳公臺下即前此
帝與陳後主相遇處也初帝不愛第三子齊王暕見之常
切齒每行幸輒錄以自隨及是難作謂蕭后曰得非阿孩
耶阿孩齊王暕小字也司馬德戡等既弒帝即馳遣騎兵
執齊王暕於私第保跣驅至當街暕曰大家計必殺兒願
容兒衣冠就死猶意帝遣人殺之父子見殺至死不明可
勝痛悼後唐文皇太宗皇帝提兵入京見逃樓太宗歎曰
此皆民膏血所為乃命放出諸宮女焚其宮殿火經月不
滅前詔前詩無不應驗方知煬帝非天亡之也後人有詩

千里長河一旦開 亡隋波浪九天來
錦帆未落干戈起 惆悵龍舟不更回

第二十五卷

獨孤生歸途開夢

東園蝴蝶正飛忙

又見繼浮花氣香

夢短夢長緣底事

莫貪穠粉誤黃梁

昔有夫妻二人各在芳年新婚燕爾如膠似漆如魚似水
剛剛三日其夫被官府喚去原來為急解軍糧事文書上
僉了他名姓要他赴軍前交納如違限時刻軍法從事立
刻起行身也不容他轉頭也不容他回只稍得個口信到
家正是上命所差蓋不虧已一路趨行心心念念想着渾
家又不好向人告訴只落得自己悽惶行了一日想到有
萬遍是夜宿於旅店夢見與渾家相聚如常行其夫婦之
事自此無夜不夢到一月之後夢見渾家懷孕在身醒來

付之一笑，且喜如期交納錢糧，太平無事，星夜趕回家，那
潑子批題，以內見了渾家，歡喜無限，那一往一來，約有三
月之遙，嘗言道：新娶不加遠隔，夜間與渾家納繆，感愛自
不必說，其妻叙及別後想思，因說每夜夢中如此，如此所
言光景，與丈夫一般無二，果然有了三個月身孕，若是其
夫先說的，內中還有可疑，却是其夫先叙起的，可見夢裏
相遇，又能交感成胎，只是彼此精誠所致，如今說個鬧夢
故事，亦緣夫婦積思而然，正是

夢中憶想非全假 白日奔馳莫認真

話說大唐德宗皇帝貞元年間，有個進士，覆姓獨孤，雙名
遐叔，家住洛陽城東崇賢里中，自幼穎異，十歲便能作文，
到十五歲上，習史精通，下筆數千言，不待思索，文親獨孤



及官為以封之縣，昔年存日，曾與遐叔聘下同縣司農白
行簡女兒娟娟，小姪為妻，那娟娟小姪，花容月貌，自不必
說，刺繡描花，也是等閒之事，單喜他深通文墨，善賦能詩，
若教去應文科，穩穩裡是個狀元，與遐叔正是一雙兩好，
彼此你知我見，所以成了這頭親事，不意遐叔父母連喪，
丈人丈母亦相繼棄世，功名未遂，家產日漸零落，童僕也
無半個留存，剛剛剩得幾間房屋，那自行簡的兒子，叫做
白長青，是個克戇勢利之徒，見遐叔家道窮了，就要賴他
的婚姻，將妹子另配安懷，當家幸得娟娟小姐，是個貞烈
之女，截髮自誓，不肯改節，白長青強他不過，只得原嫁與
遐叔，却是隨身衣飾，並無一毫粧奩，止有從幼伏侍一個
丫鬟翠翹，從嫁白氏，過門之後，甘守貧寒，全無半點怨恨。

只是晨炊夜績以佐遐叔讀書那遐叔一者敬他截髮的志節二者重他秀麗的詞華三者又愛他嬌艷的顏色這一個夫妻相得似水如魚白氏親族中到也憐遐叔是個未發達的才子十分尊敬止有白長吉一味趨炎附熱說妹子是窮骨頭要跟恁樣餓煞壞他體面見了遐叔就如眼中之刺肉內之釘遐叔雖然貧窮却又不肯俯仰人的因此兩下遂絕不相往時值貞元十五年朝廷開科取士傳下黃榜期於三月間諸進士都赴京師與試遐叔別了白氏前往長安自謂文才必魁春榜那知貢舉的官是禮部侍郎同平章事鄭餘慶本取遐叔卷子第一豈知策上說着奉天之難皆因姦臣盧杞竊弄朝權致使涇原節度使姚令言與太尉朱泚得以繳變軍心劫奪府庫可見衆

君子共佐大平而不足一小人攪亂天下而有餘故人君用舍不可不慎元來德宗皇帝心性最是猜忌說他指斥朝廷譏訕時政遂將頭卷廢棄不錄那白氏兩個族叔一個叫做白居易一個叫做白敏中文才本在遐叔之下却皆登了高科單單只有遐叔一人落第好生沒趣連夜收拾行李東歸白居易白敏中知得齊來饒行直送到十里長亭而別遐叔途中愁悶賦詩一首詩云

童年挾策赴西秦 弱冠無成逐路人

時命不將明主合 布衣空惹上京塵

在路非止一日回到東都見了妻子好生慟歎終日只在書房裡發憤攻書每想起落第的光景便淒然淚下那白氏時時勸解道大丈夫功名終有際會何苦頽折如此遐

叔謝道多感娘子厚意屢相寬慰只是家貧如洗衣食無聊縱然巴得日後亨通難救目前愁困如之奈何白氏道俗諺有云十訪九空也如省窮我想公公三十年宦遊豈無幾個門生故舊在要路的你何不趁此閒時一去訪求倘或得他資助則三年誦讀之費有所賴矣只這句話頭提醒了遐叔答道娘子之言雖然有理但我自幼攻書未嘗交接人事先父的門生故舊皆不與知止認得個草皇是京兆人表字仲翔當初被丈人張之賞逐出來投先父舉薦他爲官甚是有恩如今他現做西川節度使我若去訪他必有所助只是東都到西川相隔萬里程途往返便要經年我去之後你在家中用度從何處置以此拋撇不下白氏道既有這個相識便當整備行李送你西去家中事體我自支持總有缺乏姑姊妹家猶可借貸不必憂慮遐叔歡喜道若得如此我便放心前去白氏道但是路途跋涉無人跟隨却怎的好遐叔道總然有人也沒許多盤費只索罷了遂卽揀了個吉日白氏與遐叔收拾了寒暑衣裳帶着了鬟翠翹親至開陽門外一杯餞送夫妻正在不捨之際驟然下起一陣大雨急奔入路傍一個廢寺中去躲避這寺叫做龍華寺乃北魏時廣陵王所建殿宇十分雄壯階下栽種名花異果又有一座鐘樓樓上銅鐘響聞五十里外後被胡太后移入宮中去了到唐太宗時有胡僧另鑄一鐘在上邽池響得二十餘里到玄宗時還有五百僧衆香火不絕後遭安祿山賊黨史思明攻陷東都殺戮僧衆將鐘磬毀爲兵器花果伐爲樵蘇以此寺遂頽



敗退叔與白氏看了，歎道：「這等一個道場，難道沒有發心的，重加修造，因向佛前祈禱，陰空保佑，若得成名時節，誓當捐俸，再整山門，雨霽之後，登途分別。」正是：

蠅頭微利驅人去。

虎口危途訪客來。

不題白氏歸家，且說退叔在路曉行夜宿，整整的一個月，來到荊州地面，下了川船，從此一路都是上水，除非大順風，方使得布帆風略小些，便要扯着百丈，你道怎麼叫做百丈？原來就是纜子，只那川船上的有些不同，用着一寸多寬的毛竹片子，將生漆絞着麻絲接成的，約有一百多丈，為此川中人以做百丈在船頭立個轆轤，將百丈盤於其上，岸上扯的人只聽船中打鼓為號，退叔看了，方纔記得杜子美有詩道：「百丈內江船。」又道：「打鼓發船，何處郎却？」

就是這件東西，又走了十餘日，纔是黃牛峽，那山影生成似頭黃牛一般，三四十里外，便遠遠望見，這峽中的水更溜急切，不能勾到，因此上有個俗諺云：「朝見黃牛暮見黃牛，朝朝暮暮黃牛如故。」又走了十餘日，纔是瞿塘峽，這水一發急緊，峽中有座石山，叫做灘瀨，惟四五月間水漲，這堆止留一些些在水面上，下水的船一時不及迴避，觸著這堆，船便粉碎，尤為利害，遇叔見了這般險路，歎道：「萬里投人，尚未知失得如何，那先受許多驚恐，我娘子怎生知道。」原來巴東峽江一連三個，第一是瞿塘峽，第二是廣陽峽，第三是巫峽，三峽之中，唯巫峽最長，兩岸都是高山峻嶺，古木陰森，映蔽江面，止露得中間一線的青天，除非日月正中時分，方有光明透下數百里內，岸上絕無人烟，惟

惟聞猿聲晝夜不斷，因此有個俗諺云：

巴東三峽巫峽長

猿鳴三聲斷客腸

這巫峽上就是巫山，有十二個山峰，山上有一座高唐觀。相傳楚襄王曾在觀中夜寢，夢見一個美人，願薦枕席。臨別之時，自稱是伏羲皇帝的愛女，小字瑤姬，未行而死。今為巫山之神，朝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那襄王醒後，還想着神女。教大夫宋玉做高唐賦一篇，單形容神女十分艷色。因此後人立廟山上，叫做巫山神女廟。退叔在江中遙望廟宇，掬水為漿，暗暗的禱告道：神女既有精靈，能通夢寐，乞為我持托一夢，與家中白氏妻子說我客途無恙，免其愁念。當賦一言相謝，決不敢學宋玉大作此淫褻之語。有清神女香名，乞賜仙鑒，自古道的好

有其人，則有其神。既是禱告的許了，做詩做賦也發下這點虔誠，難道托夢的只會行雲行雨，再沒有別些靈感，少不得後來有個應驗，正是：

禱祈仙夢通閨閣

寄報平安信一緘

出了巫峽，再經由巴中巴西地面，都是大江，不覺又行一個多月，方到成都。城外臨着大江，却是濯錦江。你道怎麼叫濯錦江？只因成都造得好景，朝廷稱為蜀錦，造錦既成，須要取這江水，再加洗濯，能使顏色倍加鮮明。故此叫做濯錦江。唐明皇為避安祿山之亂，曾駐蹕於此。改成都為南京，這便是西川節度使開府之處。真個沃野千里，人烟湊集，是一花錦世界。退叔無心觀玩，一徑入城，奔到帥府門前，訪問韋臯消息。豈知數月前，因為雲南蠻夷反叛，

統領兵馬征勦去了，須待平定之後，方得回府。你想那征戰之事，可是期得日子定的麼？還叔得了這個消息，驚得進退無措，歎口氣道：「常言鳥來投林，人來投主，偏是我還叔，恁般命薄，萬里而來，却又投人不着，況一路盤纏已盡，這裏又無親識，只有來的路，沒有去的路。天那兀的不是活活坑殺我也！」自古道：「吉人自有天相。」還叔正在帥府門首歎氣，傍邊忽轉過一個道士，問道：「君子何歎？」還叔答道：「我本東都人氏，覆姓獨孤，雙名還叔。只因下第家貧，遠來投謁故人韋仲翔，希他資助，豈知時命不濟，早已出征去了。欲待候他，只恐奏捷無期；又難坐守，欲待回去，爭奈盤纏已盡，無可圖歸，使我進退兩難，是以長歎。」那道士說：「我本道家，專以濟人為事，做觀去此不遠。君子既在窮途，若

不嫌粗茶淡飯，只在我觀中權過幾時，等待節使回府，也不負遠來。這次還叔再三謝道：「若得如此，深感深感。」只是不好打攪，便隨着道士，逕投觀中而去。我想那道士與還叔素無半面，知道他是甚麼底樣人，便肯收留在觀中，去住假饒道：「自無人搭救，却不窮途流落，幾時歸去，豈非是還叔不遇中之遇。」當下還叔與道士離了節度府前，行不到一二里許，只見蒼松翠柏，交植左右，中間龜背大路，顯出一座山門，題着碧落觀，三個簷箕大的金字。這觀乃漢時劉先主為道士李寂蓋造的。至唐明皇時，有個得道的，叫微徐佐卿，重加修建，果然是一處不到神仙境界。還叔進入觀中，瞻禮法像，了道士留入房內，重新叙禮，分賓主而坐。還叔舉目觀看，這房收拾得十分清雅，只見壁上掛着

一幅詩軸你道這詩軸是那個名人的古蹟那就是還叔
的父親司封獨孤及送徐佐卿還蜀之作詩云

羽客笙歌去路催

故人爭勸別離杯

蒼龍闕下長相憶

白鶴山頭更不回

元來昔日唐明皇聞得徐佐卿是個有道之士用安車蒲
輪徵聘入朝佐卿不願爲官欽賜馳驛還山滿朝公卿大
夫賦詩相贈皆不如獨孤及這首以此觀中相傳珍重不
啻拱璧還叔看了父親遺蹟不覺潸然淚下道士道君子
見了這詩爲何掉淚還叔道實不相瞞因見了先人之筆
故此傷感道士聞知還叔卽是獨孤及之系朝夕供待分
外加敬光陰迅速不覺過了半年那時韋臯降服雲南諸
蠻重回帥府還叔連忙備禮求覓一者稱賀他得勝而回

者訴說自己窮愁遠來干謁的意思正是

故人長望貴人厚

幾僣貴人憐故人

那韋臯一見還叔盛相款宴正要多留幾日少盡潤懷豈
知吐蕃贊普時常侵蜀專恃雲南諸蠻爲之向導近聞得
韋臯收服雲南失其羽翼遂起雄兵三十餘萬殺過界來
要與韋臯親決勝負這是烽火緊切的事一面寫表申奏
朝廷一面與師點將前去抵敵還叔歎道我在此守了半
年纔得相見忽又有此邊報豈不是命便向節度府中告
辭韋臯道吐蕃入寇滿地干戈豈還有路歸得我已分付
道士好生管待且等殺退番兵道途寧靜然後慢慢的與
仁兄餞行便了還叔無奈只得依允照舊住在碧落觀中
不在話下且說韋臯統領大兵離了成都直至葭萌關外

早與吐蕃人馬相遇先差通使與他打話道我朝自與你
國和親之後出嫁公主做你國質婆永不許與兵相犯如
今何故背盟屢屢擾我蜀地那贊普答道雲南諸夷元是
臣伏我國約你怎麼輒敢加兵侵佔疆界好好的還我雲
南我便收兵回去半聲不肯教你西川也是難保韋臯道
聖朝無外普天下那一處不屬我大唐的要戰便戰雲南
斷還不成原來吐蕃沒有雲南夷人向導終是路徑不熟
却被韋臯預在深林窮谷之間偏插旗幟假做伏兵又教
步軍舞着籐牌伏地而進用大刀砍其馬脚一聲砲響鼓
角齊鳴衝殺過去那吐蕃一時無備大敗虧輸被韋臯追
逐出境直到贊普新築的王城叫做末波城盡皆打破殺
得吐蕃尸橫遍野血流成河端的這場廝殺可也功勞不

小韋臯見吐蕃遠遁即便下令班師一面差牌將賞捷書
飛奏朝廷一路上

喜孜孜鞭敲金甃响 笑吟吟齊唱凱歌聲

蕭

話分兩頭却說獨孤遐叔久住碧落觀中十分儻傲信步
遊覽消遣客懷偶到一個去處叫做昇仙橋乃是漢朝司
馬相如在臨邛縣竊了卓文君回到成都只因家事消條
受人侮慢題下兩行大字在這橋柱上說道大丈夫不乘
駟馬高車不過此橋後來做了中郎奉詔開通雲南道徑
持節而歸果遂其志遐叔在那橋上徘徊東望歎道小生
不愧司馬之才娘子儘有文君之貌只是怎能勾得這駟
馬高車的日子下了橋正待取路回觀此時恰是暮春天
氣只聽得林中子規一聲聲叫道不如歸去遐叔聽了這

個烏聲，愈加愁悶。又歎道：我當初與娘子臨別，本以一年半載爲期，豈知擔閣到今，不能歸去。天那，我也不敢望韋臯的厚贈，只願他早早退了番兵，送我回家，却也免得娘子在家朝夕懸望。不覺春去夏來，又過一年有餘，纔等候得韋臯振旅而還。那時捷書已到，朝中德宗天子知得韋臯戰退吐蕃，成了大功，龍顏大喜，御筆加授兵部尚書、太子太保，仍領西川節度使回府之日，合屬大小文武，那一個不奉牛酒拜賀。直待軍門稍暇，退叔也到府中稱慶。自念客途無以爲禮，做得蜀道易一篇，你道爲何叫做蜀道易？當時唐明皇天寶末年，安祿山反亂，却是鄭國公嚴武做西川節度使，有個拾遺杜甫避難來到西川，又有丞相房琯也，既做節度使，府屬官員因嚴武性子頗多猜狠，所以翰林供奉李白做蜀道難詞，其尾特云：錦城雖云樂，不如早歸家。乃是替房杜兩公憂危的意思。退叔故將這難字改作易字，翻成樂府。一者稱頌韋臯功德遠過嚴武，二者見得自已僑過錦城，得其所主，不此房杜兩公，以此暗暗的打動他詞云：

吁嗟蜀道古以爲難，竊從開國山川鬱盤。秦置金牛，道路始刊。天梯石棧，勾接危巖。仰薄青霄，俯掛飛湍。猿猴之捷，尙莫能于使人。對此寧不悲歎。自我韋公建節當關，蕩平西寇，降服南蠻。風烟寧息，民物殷繁。四方商賈爭出其間，匪無跋涉。豈乏躋攀。若在衽席，既坦而安。踴鵝療飢，筒布補寒。是稱天府爲利，多端寄言客子，可以開顏。錦城甚樂，何必思還。

幕

韋臯看見蜀道易這一篇不勝歎服便對遐叔說往時李白所作蜀道難詞太子賓客賀知章稱他是天上謫下來的仙人今觀仁兄高才何讓李白老夫幕府正缺書記一員意欲申奏取旨借靈在兗爲禮部員外權充西川節度府記室參軍庶得朝夕領教不識仁兄肯曲從否遐叔答道我朝嚴重科目凡士子不繇及第出身便做到九棘三槐終久被人欺侮小生雖則三番落第壯氣未衰怎忍把先世科名一朝自廢如今叨寓貴鎮已過歲餘寒荆白氏在家久無音信朝夕繫掛不能去懷巴得旌旌回府正要告辭伏乞俯鑒微情勿嫌方命韋臯謝道旣是仁兄不允老夫亦不敢相強只是怕下歲暮冰雪載途不好行走不若少待開春治裝送別未爲晚也遐叔一來見韋臯意思

殷勤二來想起天氣果然寒冷路上難行又只得住下推過殘臘到了新年又早是上元佳節原來成都府地沃人稠本是西南都會自唐明皇駐蹕之後四方朝貢皆集於此便有京都氣象又經嚴鄭公鎮守巴蜀專以平靜爲政因此間閭繁富庫藏克饒現今韋臯繼他降服雲南諸夷擊破吐蕃五十萬衆威名大振這韋臯最是豪傑的性子因見地方寧定民心歸附預傳號令分付城內城外都要點放花燈與民同樂那道令旨傳將出去誰敢不依自十三至十七共是五夜家家門首扎縛燈柵張掛新奇好燈巧樣烟火照耀如同白晝獅蠻社火鼓樂笙簫通宵達旦韋臯每夜大張筵宴在散花樓上單請遐叔慶賞元宵剛到下燈之日遐叔便去告辭韋臯再三苦留終不肯住乃

對遐叔說道仁兄歸心既決似難相強只鬼老夫還有一
杯淡酒些小資裝當在萬里橋頭再與仁兄叙別幸勿固
拒卽傳令撥一船隻次日在萬里橋頭候送遐叔東歸又
點長行軍士一名護送到明早章章設宴在萬里橋饒別
遐叔親舉金盃說道此橋最古昔諸葛孔明送費禕使吳
道是萬里之行實始于此這橋因以得名今仁兄青雲萬
里亦由今始願努力自愛老夫蟬冠自做拱聽泥金佳報
特爲仁兄彈之一連的勸了三盃方纔捧出一個錦囊說
道老夫深荷令先公推薦之力得有今日止因王事執掌
未得少酬大恩有累遠臨豈不感汗但今盜賊生發勢難
重掌老夫聊備三百金權克路費此外別有黃金萬兩蜀
錦千端俟道路稍寧專人奉送勿謂老夫輕薄爲負恩人

也又喚過軍士分付道一路小心服事不可怠慢軍士卽
頭答應遐叔再三拜謝道不才受此已屬過望敢煩後命
領了錦囊軍士跟隨上船那章章還在橋上直等望不見
這船然後回府不在話下且說遐叔別了章章開船東去
原來下水船就如箭一般急的不消兩三日早到巫峽之
下遠遠的望見巫山神女廟想起當初從此經過暗祈神
女托夢我自氏娘子許他賦詩爲謝不知這夢會托得去
不曾托得去我豈可失信便口占一首以償宿願詩云

古木陰生一線天

巫峰十二鎖寒烟

襄王自作風流夢

不是陽臺雲雨仙

題畢又向着山上作禮稱謝過了大峽又到荊州不想送
來那軍士忽然生起病來遐叔反憂去服事他又行了幾

日來到漢口地方自此從汝寧至洛陽都是旱路那軍士
病體雖愈難禁鞍馬馳驟遐叔寫下一封書信留了此盤
費卽令隨船因去獨自個收拾行李登岸却也會算計自
已買了一頭牲口望東都進發約莫行了一個月頭纔到
洛陽地面離着開陽門只有三十餘里是時天色傍晚一
心思量趕回家去策馬前行又走了十餘里路早是一輪
月上起着月色又走了十來里隱隱得聽得鐘鳴鼓響想
道城門已閉縱趕到也進城不及了此間正是龍華古寺
人疲馬乏不若且就安歇解囊下馬投入山門不爭此一
夜有分教

蝴蝶夢中逢佚女

鷺鷥杓底聽嬌歌

話分兩頭且說白氏自龍華寺前與遐叔分別之後雖則

家事荒涼衣食無措猶喜白氏女玉精絕翰墨傍通說白
姓又是個東京大族姊妹間也有就他學習針指的也
有學做詩詞的少不得具些禮物爲耐謝之資因此儘堪
支給但時時記念丈夫臨別之言本以一年爲約如何三
載尚未回家況聞西川路上有的是一線天人鮮獲蛇倒
退鬼見愁都這般險惡地面所以古今稱說途路艱難無
如蜀道想起丈夫經由彼處必多驚恐別後杳無書信知
道安否如何教我這條肚腸怎生放得欲待親往西川體
訪消息只我女娘家又是個不出閨門的人怎生去得除
弄夢寐之中與他相見也好得個明白因此朝夕懸念睡
思昏沉深閨寂寞兀坐無聊題詩一首詩云

西蜀東京萬里分

鴈來魚去兩難聞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深閨只是空相憶

不見關山愁殺人

那白氏一心想着丈夫思量要做個夢去尋訪想了三年有餘再沒個真夢一日正是清明佳節姑姑姊妹中都來邀去踏青遊玩白氏那有怎樣閒心腸推辭不去到晚上對着一盞孤燈恹恹惶惶的呆想坐了一個黃昏回過頭來看見了鬢翠翹已是鼾鼾睡去白氏自覺沒情沒緒只得也上床去睡臥翻來覆去那里睡得安穩想道我直恁命薄要得個夢兒去會他也不能勾又想到總然夢兒裡會着了 he 到底是夢兒裏說話原作不得准如今也說不得了須是親往四川訪問他回來也放下了這條腸子却又想道我家姊妹中曉得怎麼肯容我去不如瞞着他們就在明早悄悄前去正想之間只聽得雁啞雞鳴天色漸亮

卽忙起身梳裹扮作村莊模樣取了些盤纏銀兩并幾件衣服打個包裹收拾完備看翠翹時睡得正熟也不過他知道一路開門出去離了崇賢里頃刻出了開陽門過了龍華寺不覺又早到襄陽地面有一座寄錦亭原來符秦時有個安南將軍竇滔鎮守襄陽娶了寵妾趙陽臺隨在拋下妻子蘇氏那蘇氏名蕙字若蘭生得才貌雙絕將一幅素錦長廣八寸織成迴文詩句五色分章計八百四十一字詩三千七百五十二首寄與竇滔看見立時送還陽臺迎接蘇氏到任夫妻恩愛比前更篤後人遂爲建亭於此那白氏在亭子上眺望良久歎道我雖不及若蘭才貌却也相通文墨縱有織錦迴文誰人爲寄使他早整歸鞭長諧伉儷乎乃口占迴文詞一首題于亭柱上詞云

陽春艷曲麗錦誇文傷情織怨長路懷君惜別同心磨
填恩悄碧鳳香殘青鸞夢曉

倒讀來又是一首好詞

曉夢鸞青殘香鳳碧悄思填厲心同別惜君懷路長愁
織情傷文誇錦麗曲艷春陽

白氏題罷離了寄錦亭不覺又過荊州來到夔府恰遇天
晚見前面有所廟宇遂入廟中投宿擡頭觀看上面懸一
金字扁額寫着高唐觀三個大字乃知是巫山神女之廟
便于神座前撮土爲香禱告道我白氏小字娟娟本在東
京居住只爲兒夫獨孤還叔去訪西川節度韋臯一別三
年杳無歸信是以不辭跋涉萬里相尋今夕寄宿仙宮敢
陳心曲吾想神女曾能通夢楚王況我同是女流豈不托

我一夢伏乞大賜應感顯示前期不勝虔懇之至鵬龍而
既果然夢見神女備細說道還叔久寓西川平安無恙如
今已經辭別取路東歸你此去怎麼還遇得他着可早早
回身家去須防途次尚有虛驚保重保重那白氏颯然覺
來只見天兒明了想起神女之言歷歷分明料然不是個
春夢遂起來拜謝神女出了廟門重尋舊徑再轉東都在
路曉行暮止迤邐望東而來此時正值暮春天氣只見一
路上有的是紅桃綠柳燕舞鶯啼白氏貪看景致不覺日
晚尚離開陽門二十餘里便趁着月色趨步歸家忽遇前
面一簇遊人笑語喧雜漸漸的走近你道是甚麼樣人都
是洛陽少年輕薄浪子每過花前月下打夥成羣携着的
錦瑟瑤笙擎着的青尊翠幕專慣窺人婦女逞已風流自

氏見那數人來得不三不四，却待躲避。原來美人映着月光，分外嬌艷，早被這夥人瞧破，使一團圈將轉來，對白氏道：「我們出郭春遊，步月到此，有月無酒，有酒無人，豈不孤負了這般良夜？」此去龍華古寺不遠，桃李大開，願小娘子不棄，同去賞玩。一回何如？那白氏聽見，不覺一點怒氣從腳底心裏直湧到耳朵根邊，把一個臉都變得通紅了，罵道：「你須不是史思明的賊黨，清平世界，誰敢調弄良家女子？況我不是尋常已下之人，是白司農的小姐，獨孤司封的媳婦，前進士獨孤遇叔的渾家，誰敢囉哩？怎禁這班惡少那營甚麼宦家良家，任你嚇破喉嚨，也全不作准推的。推攏的攏，正逼入龍華寺去賞花，這叫做鐵怕落爐，人怕落套，正是。」

分明繡閣嬌圍婦

權做徵歌侑酒人

且說這叔因進城不及，權在龍華寺中寄宿。一宵想起當初從此送別，整整的過了三年，不知我白氏娘子安否？何如因誦襄陽孟浩然的詩，說道：「近家心轉切，不敢問來人。」吟咏數番，潸然淚下，坐到更深，尚未能睡，忽聽得牆外人語喧嘩，漸漸的走進寺來。這叔想道：「明明是人聲，須不是鬼，似這般夜靜，難道有甚官府到此？」正惶惑間，只見有十餘人各執著帚箕，將殿上掃除乾淨去訖。不多時，又見上百的人，也有鋪設茵席的，也有陳列酒餚的，也有提著燈燭的，也有抱著樂器的，絡繹而至，擺設得十分齊整。這叔想道：「我曉得了，今日清明佳節，一定是貴家子弟出郭遊春，因見月色如畫，殿庭下桃李盛開，爛熳如錦，來此賞。」

倘若見我時，必被他趕逐，不若且伏在後壁，俟下待他酒散，然後就寢。只是我恁般膽氣，在古廟中要討一覺安睡，也不能勾。卽起身，躲在後壁，諱也不敢則。又隔了一回，只見六、七個少年，服色不一，簇擁着個女郎，來到殿堂酒席之上，單推女郎坐西首，却是第一個坐位。諸少年皆環向而坐，都屬目在女郎身上。遐叔想道：我猜是豪貴家遊春的，果然是了。只這女郎不是個官妓，便是個上妓，何必這般趨奉他？難道有甚良家女子，肯和他們到此飲宴？莫不是強盜們搶奪來的，或拐騙來的？只見那女郎側身西坐，攢眉蹙額，有不勝怨恨的意思。遐叔凝着雙睛，悄悄地偷看，宛似渾家白氏喫了一驚。這身子就似吊在水桶裡，遍體冷麻，把不住的寒顫。却又想道：「我好十分懵懂，娘

子是個有節氣的，平昔間終日住在房裡，親戚們也不相見，如何肯隨這班人行走？世上面貌廝像的儘多，怎麼這一個女郎就認做娘子？雖這般想，終是放心不下。怕地的，在黑影子裡，一步步挨近前來，仔細再看，果然聲音舉止無一件不是白氏，再無疑惑。却又想道：「莫不我一時眼花，錯認了。」又把眼來擦得十分明亮，再看時，卻一發絲毫不差。却又想道：「莫不我睡了去，在夢兒裡見他，把眼翳是，把腳踏，分明是醒的，怎麼有此詫異的事？難道他做閨女時，尚能截髮自誓，今日却做出這般勾當？豈爲我久客西川，一定不回來了，遂改了節操？我想蘇秦落第，噴他妻子不曾下，祇迎接，後來做了丞相，尚然不肯認他，不知我明早歸家，看他還有甚面目好來見我？心裏不勝忿怒，磨拳擦

掌的要打將出去。因見他人多夥衆，可不是倒捋虎鬚。且再含忍着他怎生的下場。只見一個長鬚的舉杯向白氏道：古語云：一人向隅，滿坐不樂。我輩與小娘子雖然乍會，也是天緣如此。良辰美景，亦非易得。何苦恁般愁鬱。請放開懷抱，歡飲一杯，并求妙音，以助酒情。那白氏本是強逼來的，心下十分恨他，欲待不歌，却又想這班乃是無籍惡少。我又孤身在此，怕觸怒了他，一時撒潑起來，豈不反受其辱。只得拭乾淚，拔下金雀釵，按板而歌。歌云：

今夕何夕，存耶沒耶。良人去兮，天之涯。圍樹傷心兮，三見花。

見花

自古道：詞出佳人口。那白氏把心中之事，擬成歌曲，配着那嬌滴滴的聲音，嗚嗚咽咽，歌將出來，聲調清婉，音韻悠



揚真個直令高鳥停飛，潛魚起舞。滿座無不稱贊。長鬚的連稱有勞，有勞把酒一吸而盡。遐叔在黑暗中看見，渾家並不推辭，就拔下寶釵，按拍歌曲，分明認得是昔年聘物。心中大怒，咬碎牙關，也不聽曲中之意。又要搶將出去，廝鬧。只是恐衆寡不敵，反失便宜。又只得按捺住了，再看他們。只見行酒到一個黃衫壯士面前，也舉盃對白氏道：聆卿佳音，令人宿醒頓醒，俗念俱消，敢再求一曲。望勿推却。白氏心下不悅，臉上微紅，說道：好沒趣。歌一曲儘勾了，怎麼要歌兩曲。那長鬚的便拿起巨觥，說道：請置監令，有拒歌者，罰一巨觥。酒到不乾，顏色不樂，并唱舊曲者，俱照此例。白氏見長鬚形狀兇惡，心中害怕，只得又歌一曲。歌云：

歎衰草，絡緯聲切切。良人去，不復返。今日坐愁鬢如

歌罷衆人齊聲喝采黃衫人將酒飲乾道聲勞動遐叔見
 渾家又歌了一曲愈加忿恨恨不得眼裡放出火來連這
 龍華寺都燒個乾淨那酒却行到一個白面少年面前說
 道適來音調雖妙但賓主正歡歌恁樣凄清之曲恰是不
 稱如今求歌一曲有情趣的衆人都和道說得有理歌十
 個新意兒的勸我們一盃白氏無可奈何又歌一曲云
 勸君酒君莫辭落花徒繞枝流水無返期莫恃少年時
 少年能幾時

白氏歌還未畢那白面少年便喚道方纔講過要個有情
 趣的却故意唱這般冷淡的聲音請監令罰一大觥長鬚
 人正待要罰一個紫衣少年立起身來說道這罰酒且慢

着白面少年道却是爲何紫衣人道大凡風月場中全在
 幫襯大家得趣若十分苟罰反覺我輩俗了如今且權寄
 下這盃待他另換一曲可不是好長鬚的道這也說得是
 將大觥放下那酒就行到紫衣少年面前白氏料道推托
 不得勉強揮泪又歌一曲云

怨空閨秋白亦難暮夫婿絕音書遙天雁空度

紫

歌罷白小少年笑道到底都是那些悽愴怨暮之聲再沒
 一毫艷意紫衣人道想是他傳派如此不必過責將酒飲
 盡行至一個卑帽胡人面前執盃在手說道曲理俺也不
 十分明白在憑小娘子歌一個兒有這盃酒下去罷了且
 莫要冷淡了俺白氏因連歌幾曲氣喘聲促心下好不耐
 煩聽說又要再歌把頭掉轉不去理他長鬚的見不肯歌

叫道不應拒歌便拋一巨觥自氏到此地位勢不容已只得忍泣含啼飲了這盃罰酒又歌云

切切夕風急露滋庭草濕良人去不回焉知掩闥泣
卓帽胡人將酒飲罷却行到一個綠衣少年舉盃請道夜色雖闌興猶未淺更求妙音以盡通宵之樂那白氏歌道
一曲聲氣已是斷續好生喫力見綠衣人又來請歌那兩點秋波中撲簌簌泪珠亂洒眾人齊笑道對此好花明月美酒清歌真乃費心樂事有何不美却恁般淒楚恁煞不韻該罰該罰白氏恐怕罰酒又只得和淚而歌歌云
螢火穿白楊中風入荒草疑是夢中遊愁迷故園道
白氏這歌一發前聲不接後氣恰如啼殘的杜宇叫斷的哀猿滿座聞之盡覺淒然只見綠衣人將酒飲罷長鬚的

含着笑說道我音律雖不甚妙但禮無不答信口詠一曲見回敬一盃你們休要笑話衆人道你又幾時進了這棒學問快些唱來長鬚的頓開喉嚨唱道

花前始相見花下又相送何必言夢中人生盡如夢
那聲音猶如哮喘蝦蟆病老貓把衆人笑做一堆連鬚都笑歪了說道我說你曉得什麼歌曲弄這樣空頭長鬚人到捋得好副老臉但憑衆人笑話他却面不轉色直到唱完了方答道休要見笑我也是好價錢學來的哩你們若學得我這幾句也儘勾了衆人聞說越發笑一個不止長鬚的由他們自笑却執起一個盃見滿滿斟上欠身親奉白氏一盃直待飲乾然後坐下退叔起初見渾家隨着這班少年飲酒那氣惱到包着身子若沒有這兩個鼻孔險些

鬼肚子也脹穿了。到這時見衆人單逼着他唱曲。渾家又不勝憂恨涕泣交零。方纔明白是逼勒來的。這氣到也略平了些。却又想我娘子自在家裏爲何被這班殺才刻到這個荒僻所在。好生委曲不下。我且再看他還要怎麼。只見席上又輪到白面的飲酒。他舉着金盃對白氏道。適勞妙歌都是憂愁怨恨的意思。連我等眼淚不覺吊將下來。終覺敗興。必須再求一風月艷麗之曲。我等洗耳拱聽。幸勿推辭。退叔暗道。這些殺才。刻掠良家婦女。在此歌曲。還有許多嫌好道歉。那白氏心中正自煩惱。況且連歌數曲。口乾舌燥。聲氣都乏了。如何肯再唱。低着頭。只是不應。那長鬚的叫道。這冷叉撇下一巨觥。這時退叔一肚子氣。怎麼再忍得住。暗裏從地下摸得兩塊大磚。擲子先一磚飛

去。恰好打中那長鬚的頭。再一磚飛去。打中白氏的額上。只聽得殿上一片嚷將起來。叫道。有賊。有賊。東奔西散。一蓬眼間早不見了。那退叔走到殿上。四下打看。莫說一個。人連這鋪設的酒筵器具。一些沒有踪跡。好生奇怪。嚇得眼跳心驚。把個舌頭伸出半餉。還縮不進去。那退叔想了一會。歎道。我曉得了一定是我的娘子已死。他的竟靈遊到此間。却被我一磚把他驚散了。這夜怎麼還睡得着。等不得金雞三唱。便束裝上路。天色未明。已到洛陽城外。捱進開陽門。經奔崇賢里。一步步含着眼淚而來。遙望家門。却又不見一些孝事。那心鬼裏就是十五六個吊桶打水。七上八落的。跳一個不止。進了大門。走到堂上。撞着梅香。翠翹連忙問道。娘子安否。何如。口內雖然問他。身上却擔

着、一把冷汗、誠恐怕說出一句不吉利的話來、只見翠翹不慌不忙的答道、娘子睡在房裏、說今早有些頭痛、還未曾起來梳洗、理還叔聽見翠翹說道、娘子無恙、這一句話、就如分娩的孕婦、因底一聲孩子頭落地、心下好不寬暢、只是夜來之事、好生疑惑、忙忙進到臥房裏、面問道、夜來做甚不好睡、今早走不起、白氏答道、我昨夜害魔哩、只因你別去三年、杳無歸信、我心中時常憂憶、夜來做成一夢、要親到西川、訪問你的消息、直行至巫山、地面在神女廟裏投歇、那神女又托夢與我說、你已離巴蜀、早晚到家、休得途中錯過、枉受辛苦、我依還尋着舊路、而回、將近開陽、叫二十餘里、踏着月色、要趕進城、忽遇一夥少年、把我逼到龍華寺、翫月賞花、飲酒之間、又要我歌曲、整整的歌了

六曲還被一個長鬚的屢次罰酒、不意從空中飛下兩塊磚、擗子一塊、打了長鬚的頭、一塊、打了我的額角上、瞥然驚醒、遂覺頭痛、因此起身、不得還睡在這里、還叔聽罷、連叫怪哉、怪哉、怎麼有恁般異事、白氏便問有何異事、還叔把昨夜寺中痛歇、看見的事情、從頭細說一遍、白氏見說也稱奇怪、道、元來我昨夜做的、都是真夢、但不知這夥惡少是誰、還叔道、這也是夢中之事、不必要深究了、說話的我且問你、那世上說謊的、也儘多少、不得依經傍註、有個邊際、從沒有見你恁樣說謊、天誑的祖師、那白氏在家裡、做夢到龍華寺、中歌曲、須不是親身下降、怎麼獨孤還叔便見他的形像、這般沒根據的話、就騙三歲孩子、也不肯信、如何哄得我過、看書有所不知、大凡夢者、想也因也有

因便有想着想便有夢那白氏行思坐想一心記掛着丈夫所以夢中真靈飛越有形有像俱爲實境那遐叔亦因想念渾家幽思已極故此雖在醒時這點神靈便入了渾家夢中此乃兩下精神相貫靈靈感通淺而易見之事怎說在下掉謊正是

只因別後幽思切

致使精靈暗往回

當下白氏說道夢中之事所見皆同這也不必說了且問你一去許久並無音耗雖則夢中在巫山廟祈夢蒙神女指示說你一路安穩幸未稱意我想蜀道艱難不知怎生到得成都便到了成都不知可曾見韋臯便見了韋臯不知贈得你幾何遐叔驚道我當初經過巫峽聽說山上神女頗有靈感曾暗祈他托汝一夢傳個平安消息不道果

然夢見真個有些靈感只是我到得成都偶值韋臯兩次出征因此在此碧落觀整整的住了兩年半路上走了半年遂致擔擱有負初盟猶喜得韋臯故人情重相待甚厚若不是我一意告辭這早晚還被他留住未得回來將那路途跋涉旅邸淒涼并韋臯款待贈金差人遠送前後之事一一細說夫妻二人感嘆不盡把那三百金日逐用度遐叔埋頭讀書約莫半年有餘韋臯差兩員將校賫書送到黃金一萬兩蜀錦一千疋遐叔連忙寫了謝書款待來使去後對白氏道我先人出仕三十餘年何嘗有此宦索我一來家世清白二來又是儒素只前次所贈以是度日何必又要許多且把來封好收置待我異日成名另有用處白氏依着丈夫言語收置不題且說唐泐制科藝以三歲

爲期。退叔自貞元十五年下第，西遊巴蜀，却錯了十八年。這次直到二十一年，又該殿試時分打一行囊，辭別白氏。上京應舉，那知貢舉官乃是中書門下侍郎崔羣，素知退叔才名，有心檢他出來，取作首卷。皇上德宗天子御筆親題狀元及第，那退叔有名已久，榜下之日，那一個不以爲得人。舊例遊街三日，曲江賜宴，雁塔題名，欽除翰林修撰，專知制誥。謝恩之後，卽寫家書，差人迎接白氏夫人赴京，共享富貴。且說白氏在家，插指過了試期，眼盼盼懸望佳音。一日正在閨房中，忽聽得堂前鼎沸，連忙教翠翹出去看時，恰正是京中走報的來報喜。白氏問了詳細，知得丈夫中了頭名狀元，以手加額，對天拜謝，整備酒飯，管待報人。頃刻就響遍滿城，白氏親族中俱來稱賀。那白長吉昔

日把退叔何等奚落，及至中了，却又老着臉皮，備了厚禮也來稱賀。那白氏是個記德不記讐的賢婦，念着同胞分上，將前情一筆却勾，相見之間，手歡萬喜，自長吉自推進了身子，無一日不來掇臂捧屁，就是平日從來往來極疎冷的親戚，也來殷勤趨奉，到教白氏應酬不暇。那賚書的差人星夜趕至洛陽，卽見白氏將書呈上。白氏拆開看到書後，有詩一首云：

玉京仙府獻書人

賜出宮袍似爛銀

寄語机中愁苦婦

好將顏面對蘇秦

白氏看罷，微微笑道：「原來相公要迎我至京，遂留下差人擇吉起程。那時府縣饗送船夫，親戚都來餞送。白長吉親送妹子至京，還叔接入衙門，夫妻相見，喜從天降。白長吉

向前請罪、退叔度量寬弘、全無芥蒂、即便擺設家筵款待、不題、不想那年德宗皇帝晏駕、百官共立順宗登位、不上半年、順宗也就崩了、又立憲宗登位、改元元和元年、到四月間、選叔蚤陞任翰林院學士、知制誥如故、你道他爲何陞得恁驟、元來大行皇帝的遺詔與新帝登極的詔書、前後四篇、都出選叔之作、這是朝廷極大手筆、以此累功、不次遷擢、恰好五月間、有大赦天下詔書、選叔乘這個機會、就討了宣赦的差、夫妻二人、衣一還鄉、親戚們都在下里外迎接、府縣官也出郭相迎、選叔回到家中、焚黃謁墓、殺猪宰羊、做慶喜筵席、遍請親隣、飲酒中間、說起龍華寺曾許下願心、要把韋臯送來的黃金萬兩、蜀錦千匹、都捨在寺裏、重修寶殿、再整山門、即便選擇吉辰、興勅工役、其時

自敏申以求書侍郎請告歸家、自居易新授杭州府太守、回來赴任、兩個都到選叔處賀喜、見此勝緣、各布施那州縣官也要奉承、選叔無一個不來助工、眼見得遠龍華寺不日建造起來、比初時越覺齊整、但見

寶殿嵯峨侵碧落

山門弘敞壓闔浮

却說韋臯久鎮蜀地、自知年紀漸老、萬一西蕃南夷有些決措、恐損威名、上表固請骸骨、因薦選叔自代奉聖旨、臯臯鎮蜀多年、功勞積著、可進光祿大夫、右丞相、同平章事、封襄國公、馳驛回朝、獨孤選叔累堂絲綸、王言無忝、訪之輿望、僉謂通材、可如兵部侍郎、領西川節度使、仍着走馬赴任、無得遲悞、欽此、選叔接了詔書、恐相違了、欽限、便同白氏夫人乘傳而去、未到半路、蚤有韋臯差官迎接、約定

在夔府交代，恰姪巫山神女廟，正在夔府地方，遇叔與白氏乘此便道，先往廟中行香，謝他託夢的靈感。然後與章宰相見叙，過寒溫，送過敕，即把大小軍政一一交盤明白。纔喫公晏，當日退叔就回了家，明早點集軍騎隊伍護送。章宰相還朝，從此上任之後，專務鎮靜軍民，安堵威名，更勝朝廷累加褒賞。直做到太保兼吏兵二部尚書，封魏國公。白氏誥封魏國夫人，夫妻偕老子孫榮盛，有詩為證。

夢中光景醒時因

醒若真時夢亦真

莫怪痴人頻做夢

怪他說夢亦知人

第二十六卷

薛錄事魚服證仙

借問白龍緣底事，蒙他魚服區區。雖然縱適在河渠，失其雲雨勢，無乃困余且。○要識靈心能變化，須教無主常虛。非關裏裡乍昏愚，誰問曾作蝶。薛偉亦為魚。

話說唐肅宗乾元年間，有個官人姓薛名偉，吳縣人氏。曾中天寶末年進士，初任扶風縣尉，名聲頗著。後為蜀中青城縣主簿，夫人顧氏，乃是吳縣第一個大族，不惟容止端麗，兼且性格柔婉，夫妻相得，愛敬如賓，不覺在任。又經三年，大尹陞遷去了，上司知其廉能，即委他署攝縣印。青城縣本在窮山深谷之中，田地磽脊，歷年歲歉，民窮盜賊。